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絲九

道經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絕聖素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

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通本無名名生而物迷

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

言百倍也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入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入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擢工倖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令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指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深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絕學無憂

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

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為已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權榮名之立不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乖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真則

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為

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聞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偽以為是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令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

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

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奉茲欲出無期。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登臺也言流俗眾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

有日遂憊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為悅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聖人言眾人馳騫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

所動我澹泊於無為之端香味不能感酒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泆之精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

皆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

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

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

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

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聞也

俗人察察

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波隨

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

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

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无爲之藥有

病有爲有无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

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

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

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恍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今德從明矣大道幽玄

深不可識語其无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

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

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用

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

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元果報遂

今行善者有息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

靈直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

虛爲教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

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

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舍貴室有彌

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

去

吾何以知衆用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或

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室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為焉境羣典百端多士遂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感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執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其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唯知道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

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

失真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驟多言宜得

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

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為此聞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

道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

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

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履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

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

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志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為饗跨企之行不可以

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乃安之達理

者惡此道之為非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

為物性悅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畏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動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元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

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寓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為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

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有道之主君子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嫺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身華屋未能以惑已物無累者故曰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宜妄動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